

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
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十三五規劃重大項目

趙敏俐 主編

中國文學研究論著匯編

古代文學卷

73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天津出版傳媒集團

本欄目錄

古代文學卷

中國文學研究
論著匯編

73

常州大學圖書館
藏書章

天津出版傳媒集團

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錄目册本

林琴南

中國神話

中國寓言研究

寒光

胡懷琛

胡懷琛

一
二二五
三五一

林琴南

寒光著

林琴南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印刷
民國二十四年二月發行



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七二七號

林 琴 南 (全一册)

◎ 定 價 銀 六 角
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著 者 寒 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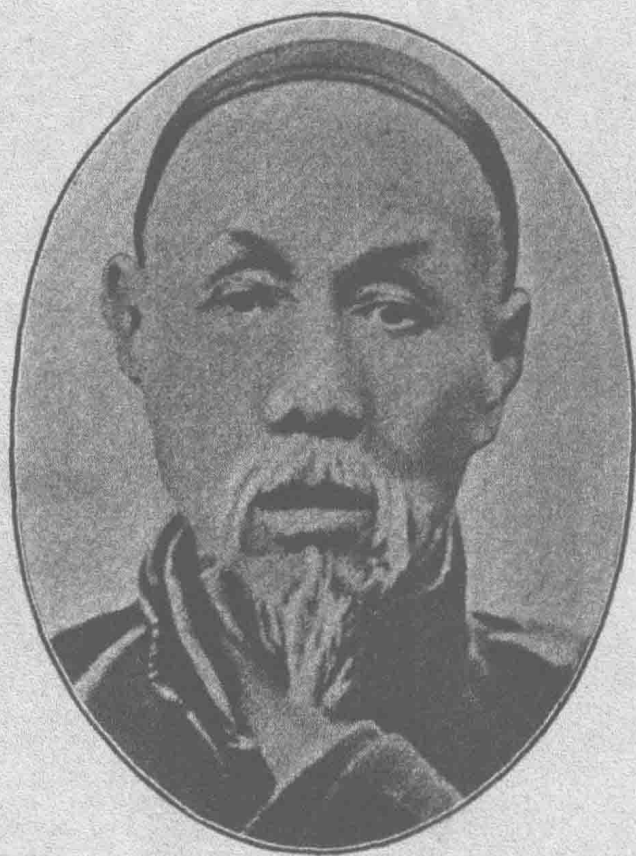
發 行 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 表 人 陸 費 遼

印 刷 者 上海靜安寺路
中華書局印刷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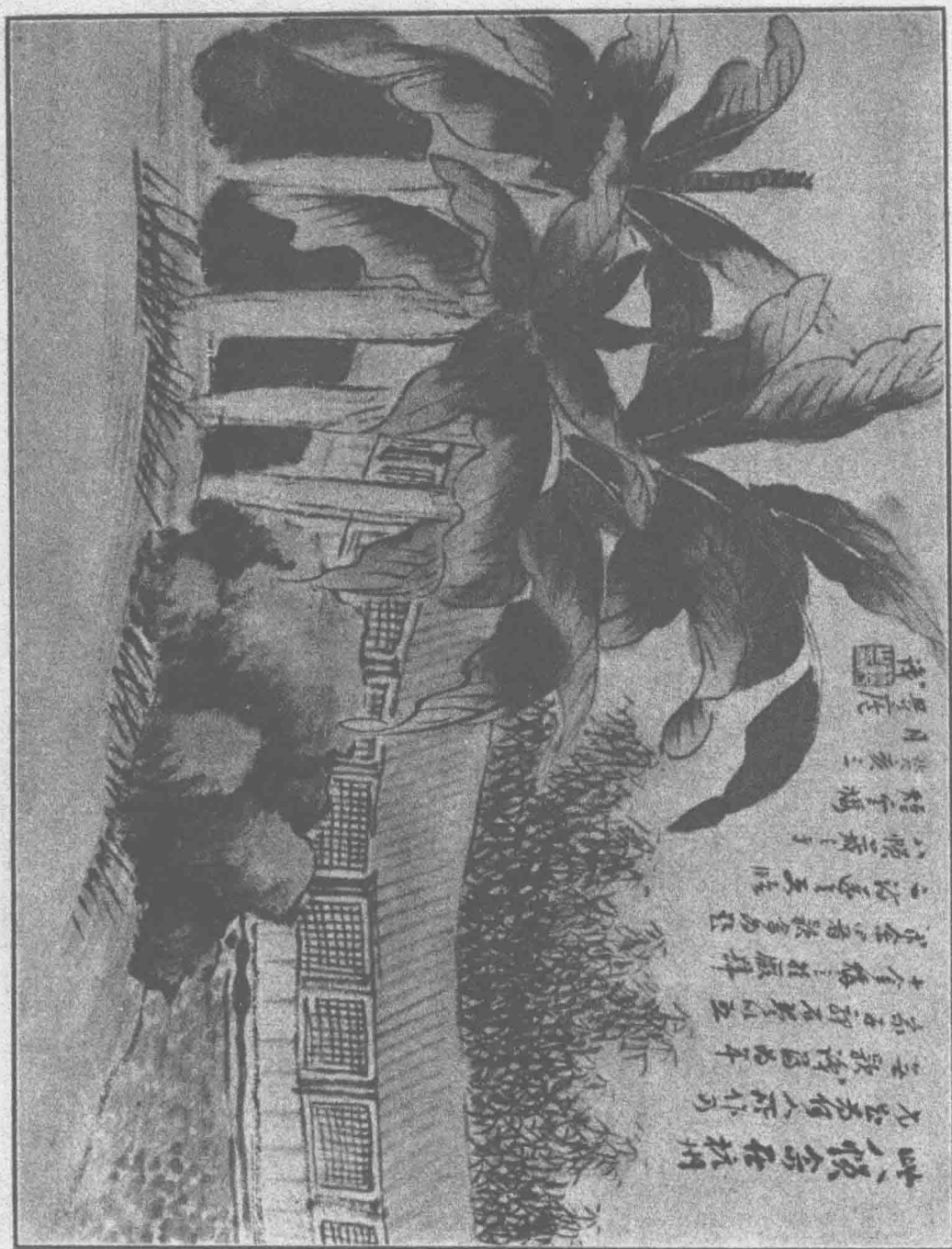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 各 埠 中華書局

(八四一九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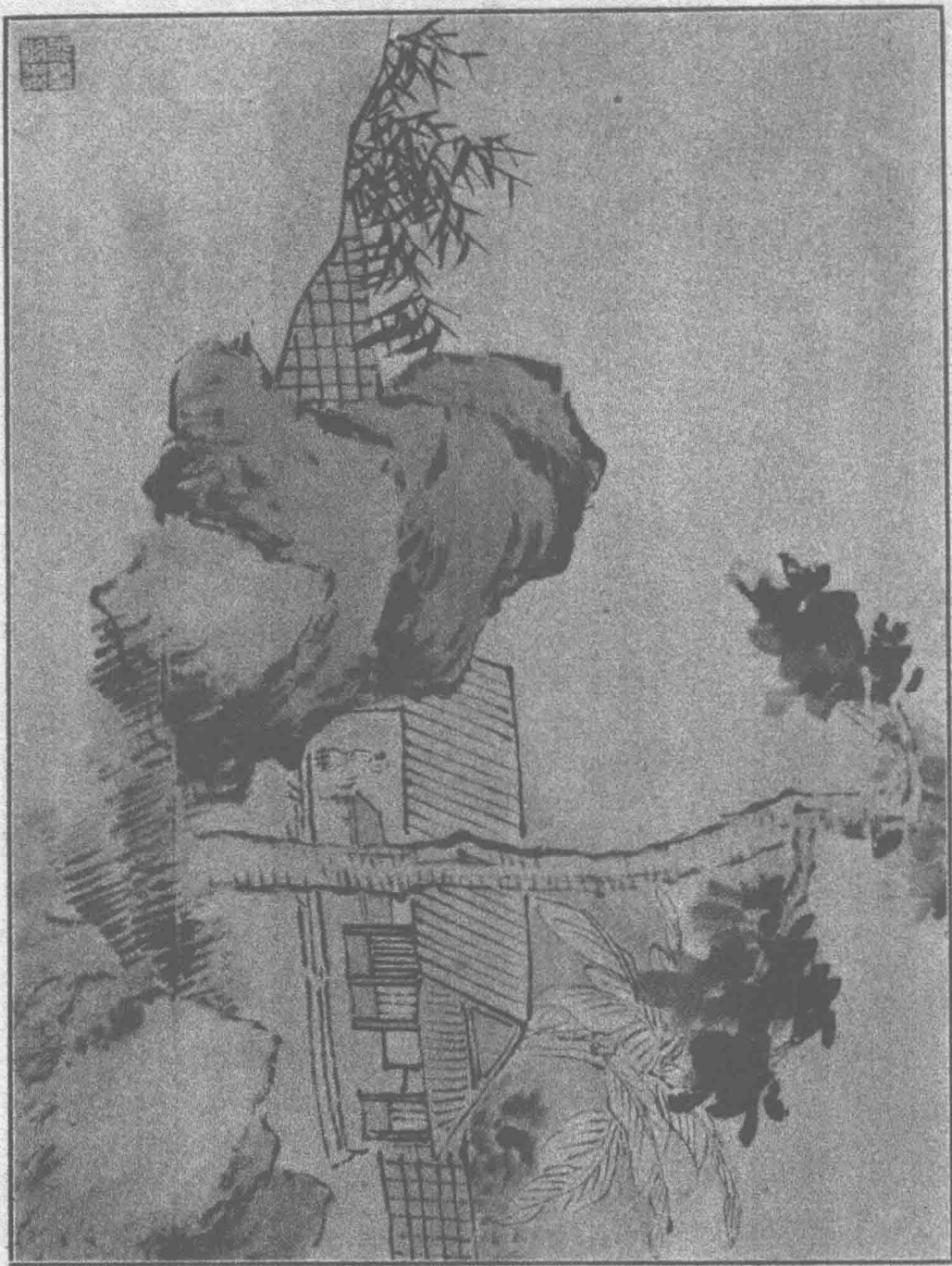


林 琴 南 肖 像



林琴南遺作之一

林琴南遺作之二



序

到現在為止，林琴南總還是個最多量的翻譯家，雖說譚正璧尊之為譯界之王未免太過，但無論如何，林氏的第一流譯品足有四十餘種，試問到這時為止曾經譯過如此數目的還有什麼人？（除了正在大量出產的伍光建）退一步來說，他究竟是個撐着文學大旗的大人物，替舊文學做押陣大將，為新文學探出一條外國的通路，在中國文壇上站了二三十年（由譯茶花女時代算起）這樣有建樹的人還不值得我們來詳細討論嗎？話雖是這樣說，但到今年民國二十二年，林氏逝世將近十年了，在國內還看不到一篇具有系統的專論，只有鄭振鐸在林氏初死時寫一篇約略八九千字的林琴南先生（小說月報第十五卷，十一號）其餘統都是零零碎碎的東鱗西爪，這是一件多麼缺憾的事呀！

這文初稿寫於十四年杪，十五年春讀到鄭文時曾經改寫一番。只因遠處海

序

一

林 琴 南

二

外，篋中書籍不齊，每購一書，動以月計；而且因甲及乙，因乙及丙，輾轉因循，便屢棄於篋底了。今年春，無意中於目錄裏發現國學專刊（第一卷、第三、四期）有陳衍的林紆傳和胡爾瑛的畏廬先生年譜兩文，無任喜慰；不幸經購讀後，竟是得到很大的失望！林紆傳我已附載，讓讀者自辨。年譜呢，竟是那樣不關痛癢而潦草幾條，就算了事了；而且對於林氏絕大功績的翻譯事業，始終不及一字，這實在是一個不可恕的大荒謬！也許胡氏認其師的翻譯小說不是載道文章所以無足輕重吧？反過來對於謁陵以及宣統賜以親筆春條等等的一類，卻是大書特書！林氏何不！幸而有這樣荒謬的學生！因為他的荒謬和草率太氣了！我，所以便動手從篋底裏把舊稿再找出來重新改寫一回，也許不是無謂的吧？

在這裏得須聲明的，就是林譯小說除了極少數外，我都不曾讀到原文，（其實一大部分連原名都難於稽考了）所以僅就譯本立論，真是抱歉萬分，要請讀者原諒。

林琴南目次

林琴南肖像

林琴南遺作之一

林琴南遺作之二

序	(一)
一 略歷	(一)
二 思想與熱誠	(九)
三 文學界的論評(並附加己見)	(二七)
四 翻譯	(六五)
五 創作	(一三七)
(一) 古文	(一四二)

目次

林 琴 南

11

(二)	傳奇·····	(一四六)
(三)	筆記·····	(一五一)
(四)	小說·····	(一五二)
(五)	詩詞·····	(一五九)
(六)	繪畫·····	(一六七)
六	文學價值與功績·····	(一九七)
七	結論·····	(二〇九)

林琴南

一 略歷

林琴南，福建閩縣南臺人。生於清文宗咸豐二年（壬子，公元一八五二），卒於民國十三年（甲子，公元一九二四）十月九日，得年七十三歲。名紆，初名羣玉，字儼，又字琴南，而以琴南爲最普遍認識的大名。他築一室於龍潭浩然堂的旁側，顏曰『長廬』。（參觀文集裏的浩然堂記和長廬記）所以又稱長廬居士。又因所居的地方多楓樹，便取了『楓落吳江冷』的詩意，別署叫做冷紅生。（參觀文集裏的冷紅生傳。他自以爲得意的作品，也署名冷紅生。）至於那些蠶叟、補柳翁、踐卓翁、長安賣畫翁等，都是後來他自己的晚號。他少時從閩縣薛則柯受古文詞，又從朱章如學習制舉文；長年以後，乃學畫於溫陵石顯山人陳又伯。他是清光緒

林 季 甫

二

八年，（公元一八八二）壬午科的舉人。據他自己對人說，他在三十歲以後便拋棄了制藝，肆力研治古文詞。生平對於各種書籍非常博覽，但爲他所最服膺的，只有廣雅疏證、春秋、南華、左馬、班韓、歐曾及歸震川的文章，他說這些是「天下文章之歸宿」。

他的用工是很刻苦的：「少孤，不能買書，則雜收斷簡零篇，用自磨治。自十三齡及於二十以後，校閱不下二千餘卷。迨三十以後，與李畬曾太守友，乃盡讀其兄弟所藏之完書，不下三四萬卷，——於是文筆恣肆，日能作七八千言。……」（陳希彭、十字軍英雄記序）從這裏我們很可以看出他求學時代是怎樣的克勤克苦，但一方面可說他的文學之所以成功都是基始於這時的。其實他何止求學時代是如此的勤苦，他一生都在如此勞苦的生活中浮沉着。他早年在北京各大學校和閩浙等大學堂擔任講席，後來住在北京，專以譯書售稿和賣文賣畫爲生活。他晚年的畫益發精工，購畫的人們都喜歡他的題跋。他每日譯書四小時，治畫六